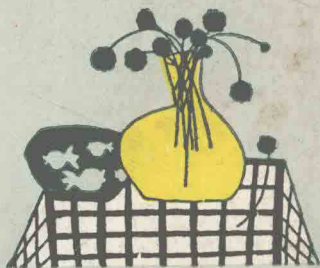


陕西作家散文丛书



毛
錡
散
文
選

MAO QI SANWENXUAN

陕西作家散文丛书

毛 錡 散 文 選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陕西作家散文丛书

毛 筠 散 文 选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80千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5613-0249-5

I·32 定价：1.80 元

目 录

短简散策

春到人间·····	(1)
在城里过年·····	(4)
我的星期天·····	(8)
窗外的皂角树·····	(11)
粉笔生涯的魅力·····	(15)
诗人与大学·····	(19)
复吉林孙秋锋同学·····	(25)
唯战士最可爱·····	(30)
迎春小品·····	(33)
热土	
——对三原的纪念·····	(36)

心潮微澜

街头雪花纷纷飞·····	(39)
“通灵宝玉”失落记·····	(48)
姑母·····	(66)

父亲·····	(74)
老师·····	(85)
乡党·····	(93)
欢迎您，日本青年朋友	
——为欢迎日本青年友好	
访华团而作 ·····	(100)
寄给雾蒙蒙的南疆	
——给军儿的信·····	(104)

情感印痕

听雪记·····	(111)
舐犊·····	(118)
草花·····	(128)
飞来的矢车菊·····	(136)
在智慧的溪流里·····	(143)
桥山诗游·····	(151)

短筒散策

春 到 人 间

昨暝春风起，
今朝春气来。

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带着温柔的笑容，由衷的欢乐，踏着绿色的碎步，踩着喜庆的纸花和炮屑，光临了。

虽然按节令还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的孟春，但天空中已充满春晖，大地上已一片春潮，每个人都是满面春风，连太阳也是笑咪咪的。

这民族传统的节日啊，使千家万户都陶醉在

一片欢乐的气氛之中。歌声、笑声、祝贺成功的喜语，寄托希望的祝福，勉励未来的嘱托，都从那一扇扇贴着歌颂四化春联、剪纸的门窗里飞了出来，象一支欢快的乐曲一样，在空中跳跃着，回荡着。

春节期间，碰到几个朋友，大家都说：“这节是给孩子们过的。”的确，遇到年节，没有比孩子们更开心的了。你想想，一个冬天，风雪叫这些“街头的太岁爷”缩头缩脑，有时还被那强冷空气赶回到火炉旁边，多闷气啊！他们怎能不眨巴着眼睛，等待那飞回檐前的第一只燕子，萌生在垄头的第一根小草，绽在崖畔的第一朵野花！？他们急着要到户外去，沐浴春天的阳光去跳皮筋，去放风筝；农村的孩子还要去替妈妈挑一把新鲜的荠菜或上树去摘一束椿芽。其实，就是大人们，到了阳光四溢的春天，也不一个个舒胳膊展腿，兴致勃勃得象一群大孩子似的。啊，春天给每一个生命都带来了欢乐、朝气和力量。

记得小时候读朱自清的散文《春》，那里边有几句话，至今不能忘怀。他写道：“‘一年之季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是啊，在这个80年代“刚起头儿”的时候，哪个人心头希望的绿叶不在伸展呢？哪个人

胸中热情的蓓蕾不在绽放呢！

和春天一起前进吧，迎着东方的晨曦，迎着
天边的彩虹，迎着温熙的春风！

去采集那科学之花的种子，去拣拾那闪闪发
光的诗句，去播种希望和理想……

春啊，是孩子们的，也是我们的。

1980年春节

在城里过年

春节前夕，我照例要回家去接父亲来城里过年。“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何况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一向很讲究要过一个团圆年哩！这天，正当我乘车上路时，碰见了机关的老王，他问道：

“上哪儿去？”我回答说：“回家接我父亲。”他笑了一下说：“真没看出，你还是个孝子呢！”我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

说起父亲来，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他今年88岁了，身体仍很硬朗，能行能走，饭量也很好。村上有许多精明强干的人，一过50大关，就显出衰老劲来；一到60、70便纷纷下世。可我父

亲这个一字不识，做了一辈子庄稼的老农，却越活越精神，越老越矍铄。就是在我们村东底张的敬老院里，象他这样高寿的，也不多见。

记得我小时候，父亲常喜欢讲历史上寿星的故事，说什么“彭祖活了800岁，不比陈抟一觉睡。”那当然只是附会演义的民间传说，压根儿不可能的，但年高百岁或超过百岁的老人，历史上却屡见不鲜。且中外的寿星多生活在农村，就如同苏联高加索一带养蜂老人那样。父亲的高寿，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他大半生都是在风雨泥泞中度过。一辈子都吃的是粗茶淡饭，抽的是劣质旱烟。近年来的情况稍好些，但顶多也不过是逢集或遇庙会去吃一回馆子。我想来想去，他的长寿可能还是得益于五陵原上清爽的空气和廉价的日光浴，得益于那常年不间断的田间健身操——劳动。18世纪西方那位名医说得好：“没有一个懒人能达到高龄的。”

在老家，父亲也是儿孙绕膝，甚至重孙、曾孙一大伙，自有天伦之乐，并不很寂寞的。但他总是惦记着在外地工作的我和我的弟弟，以及远在北京和边疆学习和战斗的孙儿，他既不会读信，更谈不上写信，他的思念就表现在托人捎来的豆豆颗颗上。时代向前发展了，家庭在不断走

向小型化，加之下一代有文化的孙儿辈，也再不能满足于把自己的青春仅仅贡献在治理黄土层上，他们日渐远走高飞，对故乡的感情是越来越淡薄了，作为军属、干属的父亲也明知这是大势所趋，时代使然。但每一想到骨肉分离之苦，总不免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似的。为了安慰和宽解他的这种愁思，所以一年一度的春节，接他来城里团聚几日，便是我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说“孝子”，那已经是个陈旧的词汇。用我们现在地说法，应该是“养老”、“敬老”。在这一点上，我多年来都是做得很不够的，一年到头总是穷忙、穷忙的，难得有个时间回家去探望父亲。而父亲呢，纵然精神还好，但毕竟日臻垂暮之年，他一阵儿高兴来了，便说：“这世道越来越好，我还要象一棵不老松那样活下去。”一阵儿也明白自然规律之不可抗，便叹息说：

“5年6月7日8时，我如今是活晌晌哩！”所以，在腊尽岁尾的时候，父子相聚，拉拉家常，话话桑麻，这也仅仅是对我平日不能亲自侍奉老人的一种弥补，求得个内心上的平衡罢了。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经历过“腊月穷汉快似马”那种乡间过年辛酸的父亲，我愿他在安度晚年的时候，能多在城里过几

个愉快的农历年。我祝愿父亲长寿，也祝愿天下所有的老农长寿！

1986年2月12日

我的星期天

按我平日的习惯，因为晚上老是喜欢无休止的“啃书本”，迟睡自然是难得早起。但是在星期天，我却可以自豪地说，我是全家第一个“鸡鸣早看天”的人。星期天的日程说来也是极简单的，一大早起来，抹把脸，就象赶集的农民一样，提上篮兜去上菜市。自然，这个福分还是近两年市场活跃以后才得以享受的。说是享受，是因为熙熙攘攘的菜市就是今日农村的橱窗，在那里走一趟，看着绿英英的蔬菜，水灵灵的瓜果，红艳艳的蕃茄，白生生的蒜朵，别说买，也是叫人赏心悦目的。再加上那争先恐后潮水般的人

流，使你不禁生出“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的感叹。然后，发现一两样可意的蔬菜，挤进去挑挑拣拣，体验一下“漫天要价，就地还钞”的生活，怪有意思的。好在如今市场管理得好，一般都是货真价实，公平交易，尽管自己是个连秤也不认识的书呆子，也无被人“捉大头”之虞。一篮蔬菜，一篮欢喜，完成了星期天午餐的后勤采购任务，我也就心满意得的撒手了。

一般星期天中午的时间，我就在附近的小书店去打发了。“有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才有琴棋书画诗酒花”，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只有肚子问题先解决了，才有兴致去摩挲散发着油墨香的书本。本来这小书店近在咫尺，平日路过的机会也不少，无奈大都是匆匆一瞥。似乎只有在这星期天才能在那儿漫不经心地“泡”它一个时辰。不消说偶而遇上一两本好书，便慷慨解囊，但更多的时间是在那儿翻一些五花八门杂书的序言和后记，因为要想买一本好书，也是要认真挑一挑的。

以往，在星期天的傍晚，我是喜欢就近绕东城门环道去踱跬的。那种悠闲的散步正是在实践着“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的养生之道。但这种习惯日渐被精采的电视节目所取代。因为在我看来，诸如《动物世界》、精采的球赛、甚至

象《聪明的一休》那样的儿童系列片，情致并不亚于好奇的孩子们呢。因此，那“活到九十九”的奢望看来也只好打折扣了。

星期天对我来说，委实是“最忙的一天”，但我在百忙中，接触到了生活，找到了欢乐，得到了休息，我对得起星期天。

1984年4月8日

窗外的皂角树

也许是从小生活在乡村的缘故，我对大自然总有一种眷恋之情。那原野上的瓜棚豆架，庭院中的花草树木，乃至春天的鸟语，炎夏的蝉鸣，秋天的雁阵，冬日的瑞雪，都给我心灵以愉悦，让我感到大自然真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伊甸园，生活在它的怀抱里，是多么地幸福和美好。

在大自然中，我最喜欢绿色。这种被称为“生命之色”的色调，虽不如红色那么热烈、白色那么纯洁、蓝色那么宁静、黄色那么明快，却有一种清爽、淡雅和鲜活的韵味。也许是对绿色过份偏爱吧，这么多年呆在喧嚣的城市里，每次

搬家，我总是希望窗外有一片绿荫，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

前几年，我住的一幢楼房，刚巧面对着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椿树，很叫我快活了一阵子。可惜后来要搞基建，好端端的一棵大树被放倒了，一大片绿色的云团在我的眼前消失了，窗外偌大的空间顿时显得寂寥了起来。为这，直叫我惆怅了好多天。好在时隔不久，新宿舍楼建起，重分给我一套房子。这一次可真是“乔迁之喜”，所喜的，不仅是有了新居室，更因为窗外正好有株枝影婆娑的大皂角树。它那墨绿色的巨大树冠，不偏不倚，正好有一部分枝梢就伸展在我居室的北窗口，象一幅美妙的水墨画似地，镶嵌在窗玻璃中，正是“吟诗作赋北窗里”，抬眼绿纱飘窗际，别提有多惬意了。更何况，这株讨人喜欢的大皂角树，在静静的黎明，在苍茫的黄昏，还常常用一种我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和我轻声絮语，娓娓交谈哩。

说起来，我对皂角树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呢。童年时，我就发现，在家乡众多的树木中，皂角树极招人喜爱，尤其是在妇女们的心目中，它更有一种特殊的地位。那时节，被称为“洋碱”的肥皂，还压根儿没有普及到穷乡僻壤，乡村妇